

网络小说+爱情鸡汤

# 毒男

网络小说 金琥 著

SHANNAN XINNU

+ 爱情鸡汤

# 信女

东腾听后，没有说话，他不知说什么话好。平时油腔滑调的嘴，此时竟说不出个合适的词。他只是觉得坐在身后的这个女孩，既是个平平常常的女孩，又是个难能可贵的女孩。他的心里掀起一阵莫名的感动，为世上的一切好人。他愿意靠拢她，希望她能抱紧自己。可她不知道，并不把他抱紧。他的思想就这样开了一阵小差。

新疆人民出版社

荣誉出品

网络小说 + 爱情鸡汤

# 善男信女

金琥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荣誉出品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善男信女/金琥著. -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0. 9

(网络小说)

ISBN 7 - 228 - 05858 - 5

I. 善… II. 金…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1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3861 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印 刷 湖南省长沙市文华印刷厂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7  
字 数 125 千字  
插 页 3  
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 000  
定 价 48.00 元(全套四册)

在网上写点东西,就叫网络文学,这办法挺好。

我的文学就是我的私生活。恐怕有一天,私生活里也包含着私生子。不过现在没有——我就爱这样无所顾忌地往下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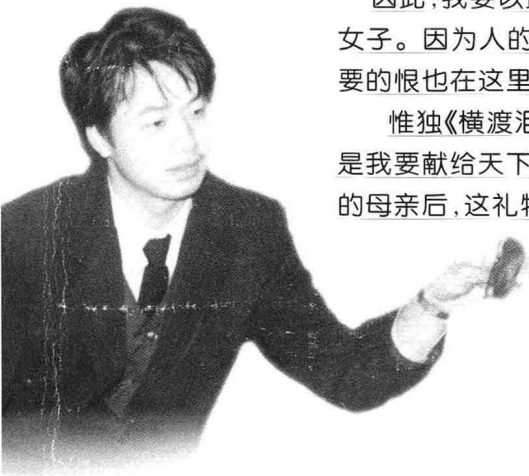
我的私生活里充数着千百种爱情故事。与我恋过爱的女孩,不敢说有一个师,至少是上了团级编制的。她们遍布全国各地。中间没有一个跟我走进教堂,成为我的妻子。她们有的恨我,有的仍爱我。这就是爱过一场之后的两种结果。

今天,她们看到我的书,书上我的照片,不用想,心情是复杂的。当她们走进我的书里时,原谅我要把她们带回到故去的岁月。其实,像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她们,我一个也没有丢。她们全活在我的心里。

因此,我要以此书,献给所有滚滚红尘中的年轻女子。因为人的一生中,最主要的爱在这里,最主要的恨也在这里。

惟独《横渡泪水》不能算做送给她们的礼物,那是我要献给天下的母亲们的。当然,等她们做了人的母亲后,这礼物归她们,那是自不待言的。

心灵原唱





# 目 录

## 1 善男信女

89 风里飘荡着杨花

156 七 寸



# 善男信女



凌洁已经占据了东腾的心田。大约在半年前，他并不知道世界上有一位这样的少女，又大约在两个星期前，他也并不相信他有权利在此等候她。

他的所谓的权利，无非是两个星期前，凌洁有所答应，让他追求她。

当时是在她家外街边的屋檐下，空气中飘着一丝丝小雨，

在大街小巷里编织着一层薄雾。

那辆买回不久的新款女式自行车，也漂亮、干净，纯洁得如同她自己，立在雨中。

爱屋及乌，他有些不忍，把自行车往屋檐下挪了挪。凌洁懂他，哪怕是一点举手之劳的小事，她也感动。正因为如此，她害怕那些让她激动发疯的场面来得太快，更害怕疯狂后因失去而痛楚的苦不堪言，关于这点她的姐妹雅清已经给她现身说法了。因此她尽量理智，小心。把小巧美丽的背式女包抱在胸前，睁着美丽的眼睛，含笑对他说：“我不能给你一句承诺，我只是尽往好处想，一切顺其自然吧。”

他也懂她，朦胧的光里，她眼里表达的强烈的真切，和一脸蜜似的笑意，分明是一个能使他心满意足的承诺。此时她的语言，并不能代表她的心，不过是她藉以镇定的一个办法。他知道的。

凌洁是歌舞团的一位舞蹈演员。十六岁从艺校毕业，参加工作，现在才十九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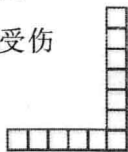
凌洁所在的歌舞团是一个获过文化部“文华奖”的大型歌舞团。所以自十六岁进团以来，登过各种各样的舞台，到过北京、深圳、长沙等大小城市，但从没演过主角。她们总是给形形色色的歌星伴舞。掌声都是给歌星的，因为掌声还未响起，她们就得下台，歌星总是一个人留在舞台上享受掌声。当报

幕员在台上给观众介绍谁谁谁是偶像派歌星的时候，这群伴舞的姐妹们在台下一听“偶”字，就一齐把头聚在一起，作一种食物中毒状，学报幕员的声音说：“……呕像派……”然后她们就如蝴蝶一般散开，笑着向台上飞去，给那个并不令人作呕的人伴舞。发泄是莫名其妙的，不对人，也不对事，仿佛只是对潮流，现代的少女也总习惯找个小小的由头，发泄心里小小的莫名的烦恼。不过，不发泄也不打紧，当然有机会发泄一下更好。她们必定很开心，个个容光焕发。不再记得自己是配角，在台上她们很敬业，很卖力，跳得高，蹦得欢，流汗喘气。

一年之中，团里演出的时间终究是数得清的，大部分时间，凌洁和她的姐妹们，就呆在长沙，白天在团里练功，下午回家休息，晚上到歌厅里表演。

歌厅的演出与团里的演出大不一样，晚上是在市场经济里演出，一切按市场规律运行。留人，走人，涨工资和降工资，全看节目受欢迎程度和娱乐业的景气度。凌洁每晚的收入不但有两百元，几乎赶得上她母亲一月的工资，而且她和雅清搞了一个两人组合，叫“夜玫瑰”，两人都是演主角。主角的意义和响起的给主角的掌声，让她们觉得歌厅的演出非同寻常。

一天接一天地跑场演出，其实很平常，但每天去面对小舞台上的主角和掌声，她们又总是觉得这使命和意义不比一般。凌洁因此很愿意上歌厅演出。她们跳《祈祷》、《容易受伤



的女人》、《兵哥哥》、《今生今世》等双人舞。

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沙这座城市的夜生活,一直都是歌舞升平。“夜玫瑰”的凌洁和雅清,在团里不演出的日子,就这样天天晚上到歌舞升平的场所去献艺,拿一份她们心满意足的收入。

凌洁深夜回到温馨的家里,父亲和母亲都在等她回来。一个独生女,未回家之前,他们总是不放心睡觉。只有等到女儿回家,三个人才会美美地进入梦乡。

一袭宽大的雨衣披身,骑在新款女式自行车上,雨衣帽檐遮得只露出了小巧玲珑的鼻子和嘴唇,东腾还是看到了凌洁那优美动人的身段,不是用眼睛,全是想像透过红色的雨衣把她显现出来的。舞蹈演员的气质,就是骑在自行车上,也是与众不同的。

这时夜色朦胧,东腾很是看清了她的悬胆般的鼻子和红嘟嘟的樱桃小口,仍是凭想像得来的。他并没有喊住她,而是无声地放她过去了。

她呢,当然什么也不知道,只是认认真真地骑着车,想着近半月来美美的心事,往华天大酒店附近的一家歌厅赶去,那里是她今晚的第一场。一会儿后,他会在那家歌厅的舞台上见到她。他们约好了的,今夜他看她们的舞蹈,目的是为她们

的舞蹈组合写两句精炼至极的广告词，让主持人在舞蹈前报幕用，把观众的情绪提得更高。

东腾到达歌厅的时候，“夜玫瑰”的舞蹈还没有上，她们躲在化妆室里更衣。台上的其他节目，早已演得热闹。观众爆满，还有一些持赠票的客人站着看，许多人鼓着眼睛，张着嘴，像傻子，注意力全在台上，脸上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笑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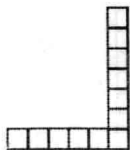
因为多了一个“特殊的人”在台下看，所以今晚凌洁和雅清跳得比平时分外用心、优美，那真是用刚柔并济的形体语言，诉说一个受伤女人的故事。

观众的掌声雷动。凌洁和雅清也心花怒放地退下。观众的掌声多的时候，就是她们感到幸福的时候。只有这时她们才是主角，并且得到了主角应该得到的丰厚的回报，她们尝到了职业里的幸福，并且珍惜。

一会儿后她们换了便装出来，一人背了一个装着演出服的包，行色匆匆地往另一个歌厅赶，当然脸上的笑意，此时并没有完全退去。东腾早已退出歌厅，在外面等她们。虽然约好了要来的，东腾和凌洁的见面还是有一股难以名状的惊喜。把一旁的雅清也感染得有点脸红。

东腾发自内心地夸她们的舞跳得好，她们也事实求是地回味说：“是的，今晚的掌声很多。”

东腾说：“我在下面一个顶八个，手都拍痛了。”



凌洁只是甜甜地笑，从脸上到心里。雅清要用语言来分解这浓浓的快乐，望了东腾一眼，仿佛要看清他的淡淡的幽默来自何方，反问道：“是这样吗？你一个顶八个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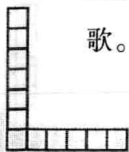
东腾伸出两个干净宽大的手掌给她俩看，说：“一句不假，你们看我的手，就知道了。”

东腾的两手掌现在仍是红通通的。

第二天晚上，东腾开着一辆三轮摩托车，照例准时赶到第一个歌厅。主持人按东腾拟的广告词报了幕，效果如料想的那样好。

中国第一代人为的独生子女，倍受父母宠爱，没有吃零食习惯的也许是寥若星辰的。凌洁当然是吃零食队伍里的一员。这个嗜好早几天被东腾获悉，这时要利用它来讨好。早早地溜到外面，买好凌洁爱吃的零食，站在她们的自行车旁等待。他也没有忘记雅清，不要让她觉得孤单，也给她买了一些。

她们背着演出包，照例兴致勃勃地出来。凌洁脸上洋溢着混合的笑容，演出顺利，掌声很厚，外面又有一个似乎诚心诚意的、且她又喜欢的男朋友在等她，造就了她的混合的笑意。这种混合的快乐仿佛录音棚里合成的一首美丽动人的歌。她热情地望着东腾，跟他打趣说：“你今晚顶多少个？”



东腾说：“我准备顶一十六个的。可是我知道你们跳舞辛苦，所以给你们买了吃的。这是给你的。”他是这样想的，凌洁似乎是自己人，不必跟她说客气话，让她去体会吧，倒是给雅清多说了几句：“这是给你的，不知你爱吃什么，我猜，这些你也不会嫌弃。”

雅清接过了点心，用一种女孩子最本能又最独特的方式谢他：“凌洁，你好幸福哟！”

近来东腾的一系列真诚的表现，使雅清和凌洁单独在一起时，既是情不自禁又是严肃地对凌洁说：“嗯，他不错，很细心，是个男人。”

雅清的这句话，对凌洁有很大的作用力。因为雅清刚失恋，分手的那个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雅清和凌洁是好姐妹，雅清的痛苦，都向凌洁倾诉过。雅清和那个男人开始时很好，她以为他们会建立一个温馨而又真真实实的家庭。但那男人总是在她面前急功近利，经不起考验，假装的讨好，越发证明了他没有吃到葡萄后的气极败坏。雅清用心的体验，他却刚愎自用地看成是她的周旋，他也不愿过那种在他看来是平淡无奇的小家庭生活。他向往外面的风流、热闹。他要求雅清天天陪他。雅清有自己的事业，且天天晚上要到歌厅演出。这个小矛盾就变成了导火线。她毅然决然地去歌厅演出，内心发誓以后不再理睬他。”

雅清说：“就是天下的男人死绝，我也不会再承认他是一个男人，做好事！”

那晚，演完后，雅清知道她该先回家了，这也是本能，她知道让他们两人单独走，是正确答案。于是她也带着没完没了的笑意，客气地说再见，就骑车先走了。

这边东腾把凌洁的自行车放在摩托车的边斗里。他举起自行车的样子，仿佛力大如牛。凌洁注意到了这个细节，没有评论，只要力大者是个好人，那终究是个其益无穷的优点。

东腾骑上车，凌洁高兴地骑在后座上，大方地搂着他的虎背熊腰。摩托车开动了，他们相依为命似的坐在上面。

摩托车开得很慢，且如那黑心的“的士”司机欺负外地客不识长沙路，绕了很多地方。

“你干吗开这么远？”凌洁问。

“这样就可以跟你多呆一些时候，乘机兜兜风，空气很好，你不感到快乐吗？”东腾在前面情意盎然。

凌洁觉得东腾自从上车后，这个并不像蓄谋已久倒像信手拈来的美妙的想法，真是无可指责，并且似乎也正中她的下怀，她潜意识里也渴望这样，演出时虽然高兴，毕竟场次太多，此时已累了，兜兜风，呼吸午夜的似乎一尘不染的空气，没有什么不好。她只是记得提醒他：“但你要记着让我早点回家，

我爸爸妈妈还在等我。”说完这些她就坐踏实了。

“你爸爸妈妈是什么样子？”东腾这时顺理成章地要问这句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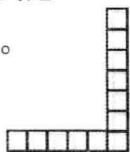
凌洁很平和地回答说：“他们都是老实本分的人。就我一个独生女。他们每天在家，不求我成名成家，只求我平平安安。邻居们都说，我父母是一对善男子和善女人。一想起我爸爸妈妈，我就好感动。”

东腾听后，没有说话，他不知说什么话好。平时油腔滑调的嘴，此时竟说不出个合适的词。他只是觉得坐在身后的这个女孩，既是个平平常常的女孩，又是个难能可贵的女孩。他的心里也掀起一阵莫名的感动，为世上的一切好人。他愿意靠拢她，希望她抱紧自己。可她不知道，并不把他抱紧。他的思想就这样开了一阵小差。

凌洁在后面催他说：“你快点开，我爸爸妈妈还在家里等我呢。”

东腾终于有了可说的话：“我知道，我马上把你送回到他们身边。”

剩下的路程他们还是要谈话，他们边行边谈，开始了他们认识以来，最亲密的谈话。像所有的谈话，前面总有一些铺垫，铺垫很短，很精练，三五句话后，他就让她不自觉地说到她喜欢王志文，“当然，是王志文演的一些角色。”她补充道。



“听你这句话，我就更有信心了，你要知道，我比王志文，更王志文。现在你检查一下你看得见摸得着的，看看，我比他长得帅，又高大，又有力气。比一个人的优秀，除了这外表，就看内在的了，我脑袋里和肚子里的，你尽可以慢慢领教。你先在手上用用力，看我说的对不对？”

她果真在手上用了点力，马上反弹，感到他的腰像橡皮，柔软结实，一点也不瘪。

她说：“嗯，还不错，你的身上再也找不出赘肉了。今后要记住保持这样好的体形。听我的话没错吧，这样子别人看着你舒服，你自己也感觉良好。要跟我们舞蹈演员做朋友，你就不能是个胖子，你知道我们有多么讨厌肥胖的人。”

在以后不多的时间里，他们主要说王志文扮演的角色，她说她尤其喜欢《东边日出西边雨》里他演的那个人，她说：“……坚强、高尚、真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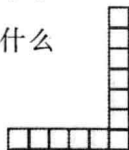
东腾这时感觉有一个沉重的感叹袭击了他正得意的心。他想接着自己的这个纯洁少女，她是如此欣赏一个真正的男人。如今的社会，一个真正的男人是何其难得？东腾想想自己，暗暗的有点心里没底。暗地里的慌乱后，他想他可以努力。复自信和高兴起来，跟她一路探讨现代人不屑于探讨的“人生”，伴着一路说笑，送她回家。

“哎呀，你怎么瘦成这样的了？苦不苦？真是把我心疼死了，胖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好，何必这样自己摧残自己呢？”老洗在广州为一笔生意，住了三个月，回长沙后就去见东腾，见了后脱口而出的就是这样的话。她隐约感到东腾的生活，在三个月里发生了大的变化。

东腾年纪轻轻就体态发福源于近三年来他的好吃懒做悠闲自得的生活。他有钱，他带着老洗吃遍了神州大地上的各种美味佳肴。肥胖是享受的副作用。东腾曾经是减过一次肥的，那时老洗在他身边，目睹了他挨三天的饿，第四天晕倒，救醒后发誓再也不减肥了，减肥之苦对于平时过惯了吃香的喝辣的他来说，真不亚于叫他下一趟地狱。如今他悄无声息地变成另外一个人，满身都是结实的肌肉，是谁让他高高兴兴地吃苦的呢？

“我谈了恋爱，她叫我减肥，我就减，而且现在我天天坚持练健美，不让自己再胖起来，也再不吃大鱼大肉了。她使我感到生活有劲。我的汗水没有白流，她很高兴看到我现在这样子。我心里也高兴。女为悦己者容，其实男人何尝不是如此！”东腾用带渲染的腔调说。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魔女，叫你如此魂不附体？我倒要见识见识。你这样子，我看了一点也不舒服，我看惯了你胖乎乎的脸蛋，瘦成瘪三似的，只让我觉得别扭。他妈的，她有什么



权利,改变我的爱好?”

“你又有什么权利,在我面前说这样的话?每次对你温和点,你就不知道珍惜,要变本加厉。对你凶一点呢,你就马上老实了,我看你有点受虐狂。其实我每次开始跟你说话时,我都是十分温和的,可你非得要我凶起来,你才罢休。你这样子,我望着就起腻,做普通朋友,我都不想了。我的样子给你添烦,你的样子也给我添烦,何必再交往呢?”东腾认真地说。

老洗听到这里,果然一下子就老实了许多,她说:“只要你……只要你能跟我在一起,永远带着我做生意,发财致富,不管你用什么态度对我,我的心里都是高兴的。”

东腾火了起来:“哎呀呀,肉麻,肉麻得要死了。你说话,怎么老是有神经病一样的?别人听了,还以为我们怎么怎么了?我可不愿背黑锅。我若去追一个姑娘,那姑娘对我又不怎么的,哪怕她是个仙女,我也保准会扭头就走。人要有志气嘛。不是我自鸣得意,在你面前倚什么卖什么,不是的,我只是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普通朋友,交往起来要让对方感觉良好。过去的误会,从一开始就向你解释清楚了,假的,假的,那一切都是假的,都是为了做生意。你心里其实一盏明灯,可一见面你就装糊涂,像我什么亲人似的,肉不肉麻?”

每次受他一顿如此抢白后,老洗总是很老实,一副无言以对的样子。事实上此时此刻她真是无言以对的。东腾说的是

